

XUESHENGDUWU

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

BAIBUWENXUEMINGZHUDAODUCONGSHU



时代英雄的 群像

——《红旗谱》导读

潘爱瑾 编著

四川教育出版社

《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》

时代英雄的群像

——《红旗谱》导读

潘雯瑾 编著



四川教育出版社

1997年·成都

(川)新登字 005 号

时代英雄的群像

——《红旗谱》导演 潘雯瑾 编著

责任编辑：钟晓云

责任校对：王立戎 史敏燕 喻小红 左倚丽

装帧设计：王 凌 封面设计：刘 洪

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成都科技大学树德电子工程公司照排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3.75 字数 81 千

1997 年 7 月第一版 199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500 册

ISBN7-5408-3090-4/G·2951

全套定价：480.00 元



地址：成都市盐道街三号

邮编：610012

电话：(028) 6672624

编委会

策划

陈志明

主编

陈坚 巢宗祺

副主编

唐郁文 曹樟玉 李咏吟

编委

汪亚明 方斐卿 陆德金

《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》

编者的话

世纪之交，中国文化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。这对于正在成长的一代青少年而言，实属一大幸事。青少年通过阅读文学作品，可以培养自己的情操，增强自己的文化修养，扩大自己的见识。

但是，古今中外，文学作品数不胜数。应该读些什么作品？尤其是应该如何阅读文学名著呢？

我们这套《百部文学名著导读》丛书，就是为了满足同学们这种阅读需要。

这套丛书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中选取了一百部。对每部作品的内容、作者、艺术特色和精彩片断，编著者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评介。

这是一个美的世界。文学大师们那奇特的想象、动人的构思、富有生命激情的抒写，足以把读者带入这如醉如痴的美的世界。

这是一条欣赏美的捷径。我们的编著者用生动而又流畅的语言，细致地介绍了各位文学大师的生平，勾勒了这些名著的风貌，并且以自身丰富的文学涵养体察了名著中艺术心灵的律动。我们可以通过这条捷径，遁入到文学大师那复杂而又动人的心灵世界和艺术世界。

这是一次诱发美的想象的契机。我们阅读文学作品，不是为了纯粹的消遣，也不仅仅是为了好奇，更为重要的是，要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激发我们的文学创造力。

荷马、屈原、莎士比亚、李白、杜甫、歌德、曹雪芹、泰戈尔、鲁迅等大师的作品，历经岁月

的考验，再一次向新一代青年敞开。这是一种幸福的过程。

许多伟大的心灵，都曾会聚在文学这里，抒情、吟唱、赞美伟大的时代。许多伟大的心灵，都曾运用文学这一武器，为人民鼓与呼，把锋利的笔刺向黑暗的心脏。

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，文学将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。这一历史重任理当属于二十一世纪的青少年。

阅读名著，可以体会真正的文学精神。

倾心文学，可以描绘美好的生活。

千万名青年能从这里出发，用自己的心灵创作出无愧于大时代的伟大作品，将是我们最大的心愿。

编者

1997年2月

目录

- 故事梗概〔1〕
作者介绍〔44〕
思想和艺术特色〔59〕
精彩片断〔95〕

故事梗概

平地一声雷，震动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：“狠心的恶霸冯兰池，他要砸掉古钟了！”

早在明朝嘉靖年间，潞沱河下梢的四十八村为了修桥补堤，集资购地四十八亩，空口无凭，铸钟为证。如今听得冯兰池要砸钟毁证，霸占官产，朱老巩，这个扛了一辈子长工的庄稼汉急红了眼，他在家里把铡刀磨得雪亮，咬着牙恨恨

地说：“和狗日们干！”

第二天，在千里堤上守着的儿子小虎子跑回来：“爹，砸钟的扛着榔头来了！”朱老巩放下正磨着的一把大斧子，直奔堤上，看着两个铜匠提起油锤要砸钟，二话不说，又开巴掌把铜匠打了个大斤斗，这事惊动了锁井镇的村长，千里堤的堤董冯兰池，他也跑上了千里堤，恶叫着要砸钟。朱老巩一边严词揭露冯兰池砸钟的阴谋，一边同着小严村的严老祥豁出命来护着古钟。

最后，冯兰池找来和事佬严老尚劝架，拉开了朱老巩、严老祥，施了个调虎离山计，漫天里当啷一声响，古钟被砸了，朱老巩气急攻心，吐了两口鲜血，倒在地上。炕上一躺半个月，朱老巩含恨闭了眼。死了爹，姐姐半夜又遭了强人的污辱，霸道们不叫人活下去，姐姐噙着泪送走了虎子，随即跳进了滹沱河。严老祥扛着红缨枪，儿子志和背着行李送虎子上路去了保定，这一去便是三十年。

三十年后，单身独马闯关东的朱老忠带着老婆、两个壮实的儿子回来了。四十开外的朱老忠心里暗暗叫好：“回去！回到家乡去！”他拿铜铡铡我三截，也得回去报这份血仇。

月台上，朱老忠意外遇上了儿时的好友，老祥大伯的儿子严志和。原来自打朱老巩死了，严老祥想着孤树不成林，只怕冯家对他不利，于是铁铁心，扔下老祥大娘、志和一家，留下一块靠活的“宝地”，走西口、下关东，离开了这仇气的地方。一去十几年没有音讯，严志和惦记着，加上此番下排户由锁井镇上的朱老明领着，和那改称冯老兰的冯兰池打官司，连着输了三场，志和也饶了一条牛，想着回家没法子交代，于是他把心一硬，不辞而别，准备下关东。朱老忠一听，红着

脖子脸一把拦住严志和说：“不走，回去，跟他干！他更加厉害了，好，出水才看两腿泥！”

第二天，天刚亮，严志和雇了辆骡车，领着朱老忠一家回了乡。严家自那一年走了严老祥，这回严志和又不辞而别，老祥大娘，儿媳，再加上两个孙子运涛、江涛正悲愁得厉害。这回儿子又回来了，还带来了朱老忠一家，老奶奶擦去眼泪转悲为喜，看着大人孩子连声说好：“一个个五大三粗的。好，好啊！死王八羔子们，净想叫咱满门绝后，咱门里人更多了！”朱老忠一家暂时在他们小院里住下，一家人欢欢喜喜团聚了。

朱老忠还乡的消息，传遍了东锁井镇，儿时的朋友、邻里都跑来抽烟、说话，那老驴头家的闺女春兰也跑来看热闹。这姑娘，细身腰，脸盘黑黑儿的，那两只大眼睛，骨碌骨碌转着。她时常跟着运涛认字，运涛有时也求她帮着浆个线，落个线的，日子长了，两人便分不开了。严志和一家倒也喜欢这活泼、结实的姑娘，只是老驴头心里早已打好了小算盘，就一个闺女，一辈子不能让她离开家，还是招个人儿，又是女婿又是儿。

朱老忠还乡的消息，也传到西锁井，传到冯家大院。冯老兰也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，肩膀弓起来，花白了头发，也花白了胡子，脸上瘦得凹下去，两只眼睛却很有神。他不屑上过大学法科，当过军法官的二儿子冯贵堂满口的“民主”、“革新”，他的一生，继承了祖上的产业，一方面，两只手捂住眼下的金钱，只怕别人夺了去；另一方面，向农民伸出手，攫取他们的“血”和“汗”。俗话说，姜是老的辣，他骨节峻增的大手，手指上的长甲，他贪得无厌的性子，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更加残忍了。不过这些天，冯老兰不写账，也不打算

盘，只是趴在桌子上发呆，眼前晃晃悠悠闪着朱老巩挥着手里的铡刀的影子，心里后悔说：“剪草不除根，又带回来两只虎犊儿！唔！老虎，简直是三只老虎！”登时他觉得办错了一件大事情，心上异常不安，耷拉下枯黄的长脸，坐在大木椅上唉声叹气。

朱老忠一家四口从关东回来，严志和一家担负两家人的生活，他们下决心从劳动里求生活，用血汗建立家园，不管大人孩子，整日成夜地种地盖房。直到麦子黄穗的时候，三间土坯小房盖好了，过了麦熟，忠大伯带着孩子们搬到了新居。

冀中时令，每年春天，麦穗刚刚黄尖儿的时候，有蓝靛颏鸟儿由南往北。每年秋季，棉花掉朵的时候，有红靛颏鸟儿由北往南去。过了八月节，收拾大秋的时候到了，运涛背上一领网，二贵、江涛、大贵在后头跟着，一出街口，春兰在门口站着，于是她跑了两步也跟了来。运涛把胳膊搭在大贵肩膀上说：“咱打算今年秋天逮只好鸟儿，冬天再逮两只黄鹌就能过个好年，明年春天，也就有零钱儿花了！”他们说笑着，走到一块棉花地头，把网撒在地角上。运涛找来几根青秫秸，每人拿起两根。他又转着弯走到地那一头，轰起来。他们连赶了第二网、第三网，运涛可逮住了一只出奇的鸟：两只爪子苍劲有力，嘴又尖又长，是一只靛颏。扳起下巴一看，嘿！那一片红毛呀，一直红到胸脯上。运涛兴奋地盘算着：把它养着，将来卖了，可以买辆车或买条牛，两家使着，多好！

等收完秋，打完场，运涛带上江涛，大贵带上二贵，带上那只鸟笼子，到城里赶集。不想路上碰上了冯老兰，冯老

兰拽过笼子，掀开布罩儿一看，大吃一惊，他把脖子往后一缩，瞪着黄眼珠子左看右看，越看越迷，再也不想还了。大贵看冯老兰眼色不对，要出岔子，一个箭步窜上去，蹑蹑地把笼子扯过来。

冯老兰见大贵要拿着笼子走，气急败坏，用手指着大贵道：“你一个庄稼人，养个白家雀什么的！养这么好鸟儿干什么？”他还是不肯撒手，连声说：“三十吊！我出三十吊买下！”

大贵把肩膀一摇，使了一把劲，抛开冯老兰的手指头，鼓起大眼珠子说：“你要是这么说，俺扔到脏水坑里沤了粪，你管不着！庄稼人一样的养好鸟儿，你管得着吗？”他拎起笼子，大摇大摆往回走。大贵就是一根筋的脾气，说什么也不肯把“脯红”卖了，他一路走一路瓮声瓮气地说：“咱自己养着，没人侍奉它，俺侍奉！”

冯老兰立在庙台上，眼看着大贵拎着笼子走了，没能得到这只脯红靛颏，他心上着实丧气，当天下午又打发账房先生李德才上小严村去找严运涛，要这只脯红靛颏。运涛一见李德才，心上早就拿定了主意。听运涛说鸟儿在大贵那里，李德才转过脸儿去找朱大贵。

听得门外有人说话，大贵拎着笼子走出来，问：“谁问我的鸟儿？”听说是冯家大院要，他把两只脚一跺，直声地说：“我就是不给他，他不是俺坟上的祖宗，俺就孝顺不着他！”大贵红着脸，喷着唾沫说：“他霸产，霸财，霸人，还要霸到我的鸟儿身上呀？他霸道，他敢把我一嘴吃了？”

李德才没捞到好儿，灰灰地下坡绕到苇坑里溜走了。大街上嚷动了，说冯家大院要霸占朱大贵的鸟儿。运涛、春兰、江涛都赶来了，朱老忠站在坡上，抽着烟，看着这群孩子，深

沉地琢磨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你们都看见了吧！一个个要拿心记，懂得吗？”

当晚，大贵睡梦里听得窗外鸟儿吱吱乱叫。腾地打软床上跳起来，眼也没睁一睁，愣愣怔怔地跑到挂鸟笼的梯子跟前，伸手一摸，笼子不见了，立时觉得头上嗡地大起来，深一脚浅一脚，跑到屋里叫：“快起来，笼子不见了。”

大家起身点亮灯一看，笼子拆散了，滚在大门边，翎毛扑拉了满院子。大贵瞪着眼睛呆了半天，觉得头晕晕的，身子摇摇转转，他坐在梯子上，拍着胸脯着急：“咳！这下苦啦！……”

朱老忠让大贵找来了运涛。运涛心里也挺急，这鸟儿，他自己都没玩过，没喜欢够，再说，这样一来，盘算好的车、牛买不成了。忠大伯、大娘都愣愣地立着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谁也不吭声。大贵眼里噙着泪珠说：“大哥！这可怎么办，困难年头，说什么俺也赔不起你呀！”

听了这句话，运涛缓缓地抬起头来，笑了说：“大贵！今天在大伯和大娘面前说话，你这话就外道了。什么赔不赔，咱弟兄，过去没有半点不好，那能说到这字眼上。”

大贵一听，把胸脯一拍说：“运涛！你要这么说，从今以后，你向西走，我朱大贵不能往东走，若有了急难，你家的事就是我家的事。”

忠大伯听了，呵呵地笑着说：“咱穷人们，没有三亲六故，就是以朋友为重，你们做朋友要讲个义气。”

这时严志和也来了，立在一边看着，听到这里，闪出来说：“话又说回来，一只鸟儿算什么？孩子们，你们要记着，咱们穷人把住了饭碗，可不容易。你们要为咱受苦人争一口

气，为咱们穷人整家立业吧！”

经过这件事，两个家庭的友情更加亲密起来。

鸟儿的风波过去了，又过了一阵子，一场祸事降落到大贵的头上。

新年正月，大集上唱戏，运涛叫了大贵上西锁井看戏去。一到戏台底下，看见茶桌上坐着几个穿灰色军装的人，戏棚上插着招兵的小白旗儿。两人正想躲开点，冯老兰从背后闪出来，指着大贵，高声喊叫：“就是他小狗日的，抓！”运涛眼疾手快，撒脚就跑，边回头招呼大贵，待大贵回过神来，已被灰色兵抓住胳膊，就势拧到背上，用绳子绑上了。冯老兰愤愤地走上来说：“定而不移的是该你出兵。”大贵跺着脚，左拧右拧，挣扎了两下子，看挣不过，气得脸上青筋直蹦。

运涛一溜脚跑回东锁井，把冯老兰抓兵的事跟忠大伯说了。运涛急得直跺脚：“可怎么办哩？快托人去说吧！”朱老忠倒显得镇静：“说也白说，老霸道见咱朱家门里人更多了，他气不过，成心毁坏咱们一家人的美满。”

说着话，严志和、朱老明、朱老星、伍老拔，都赶到了，一个个睁着眼睛，为老朋友不幸的命运捏着一把汗。最后大家合计着，由运涛找李德才说个情。

李德才喝得醉醺醺的，一口回绝：“明白得太晚了！人要不回来，他要在兵营里、前线上过一辈子。”

朱老忠觉得这些人未免欺人太甚，一时气愤，走出走进，说什么也站不住脚，耳朵里像有老爹朱老巩的声音唤着他。走到门口，把手放在铡刀柄上，正扯起来往外跑，他又犯了思量：“还是从长里想的好！”又走进屋，抽着烟沉思默想了半

天，把拳头一伸，说：“好！人在屋檐下，怎敢不低头。去吧，在他们认为是‘祸’，在咱们也许认为是‘福’。我早想叫大贵去捋枪杆子，这正对付。”

他这么一说，一屋子人都松了一口气。运涛走到招兵处，打了手印，把大贵保回来睡一晚上觉。

大贵心眼实，虽然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把脑袋在枕上一搁，就呼呼地睡起来了。朱老忠翻过来覆过去，睁眼看看满屋子的黑暗，心肝像要撕裂了，好不难受！心里又嘀咕起来：“他好霸道，要压得我一辈子抬不起头来。”想着这些年辛辛苦苦走到这地步，想着几辈人的血仇，朱老忠猛地说：“我不服他这个，走着瞧，出水才看两腿泥哩！”

第二天早晨，忠大娘给大贵做了顿好吃的，又给他穿上一身新衣服。忠大伯在一旁看着，半天才说：“大贵！咱们当兵不像人家，不能抢抢夺夺，不能伤人性命。”

严志和、忠大伯、朱老明、朱老星、伍老拔，还有江涛和二贵，送大贵到招兵的那里去。一行走着，忠大娘从后头跟出来，她伸手把大贵扯住，把几个熟鸡蛋搁进大贵口袋里。孩子被抓了兵，就要离开了，娘的心像在滚油里煎着，混战的年头去当兵，死着回来，还是活着回来都不一定，想着想着就落下泪来。

运涛在一旁看着，见母子俩难舍难分，眼圈儿一阵发酸，也流出泪来。心里说：“谁知道！这是什么命运哩！”从此他变得更少言寡语，最爱闷着头想事儿。人们都说：“这人心里可有数儿。”

到了第二年春天，运涛耕完家里地，背上小铺盖卷儿出

外做短工。往北出去十几里路，下了市。他做了二天活，正赶上下雨，就找了个小梢门洞坐下看书。从早到晚，雨下个不停，眼看天快黑下来，运涛肚子也饿了，想吃点东西又舍不得那两天工钱，正在犹豫，从门梢里走出个人来。

这人，三十多岁，高身材，白净脸皮，脸上有短短的黑胡髭，穿着白褂裤，尖皂鞋儿，看起来和庄稼人一样。他叫贾湘农，是城里高小学堂的教员。他看门下坐着个人，就上前来搭话，一来一去，运涛看他是个有知识的人，就和他谈起来，从读书谈到写字，谈到“国民革命”。不知不觉天黑下来，贾湘农看运涛年轻又老实本分，上下打量了一下说：“天黑了，你走不了了，睡俺家吧！”

贾湘农是当时这县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县委书记。为了反对军阀被捕过，去年冬天才从监狱出来，军阀们追捕得紧，在天津站不住脚，组织上派他回到家乡一带，开辟工作。

谈话间贾湘农观察着眼前这个有着双明亮的大眼睛的小伙子，发现运涛不仅聪明，认几个字，而且说话挺有根底，不禁喜形于色，招待运涛吃了饭，又安顿他住了下来。

晚上贾湘农给运涛讲了些革命道理：“要把国家治理好，就必须把帝国主义打跑，把封建势力打倒。腐朽的军阀政客们，不能推动社会前进，只能是社会的蠹贼，受苦的人们，工人、农民就要起来打倒他们，自己起来管理自己的事情。”

运涛是个明白人，听到这刻，知道贾湘农不是个普通人，他听说大地方出了“共产党”，也听说过“共产党”是“穷入党”，可没见过，今天，眼前的这个人八成是共产党。想着，运涛的心豁然亮了，一时胸膛里发热，传到脸上，传到手上，他笑眯眯地说：“巴不得我能常来问你。”

贾湘农高兴地说：“好嘛，你常来！常来谈谈你们的生活啦，困难啦，有什么希望啦。我过去住在城市里，才来乡村不久，什么都感到生疏。唔，咱们定下个关系吧！以后你每隔一个星期，就是七天，来我这里，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人。”

这样，运涛在贾湘农家呆了两夜。第二天早晨，日出天晴，他背上小铺盖卷儿赶回家来。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，和父亲围着桌子吃饭，他把这话儿说了。严志和低头沉默着不说一句话，老半天才长叹一声，说：“跟冯老兰打这三场官司，就教训到我骨头里了。咱们什么也别扑摸，低着脑袋过日子吧！”

运涛看和他说不入套，心里想：“去找忠大伯吧，一定和他不一样！”吃完饭，把饭碗一推，踩着房后头那条小道去找朱老忠。朱老忠吃完了饭，正坐在门楼底下歇着，运涛把出去打短工，遇上贾湘农的话说了。

朱老忠听着听着，眉开眼笑，又低头琢磨了一会儿，连声说：“好！好！这人不一样，肚子里有学问！”

运涛说：“他还叫我常去谈谈，大伯，我去吗？”

朱老忠掂着胡子，挪动板凳向运涛跟前凑了凑，绵言细语说：“去吧，孩子！去吧！扑摸扑摸，也许扑摸对了。可是你去了，也要慢慢扑摸着看。”

从这天起，运涛每逢星期的日子就到贾湘农家去。贾湘农和运涛谈了几次话，发现运涛是个阶级意识挺清楚的人。运涛觉得每次和他谈了话，身上都热烘烘的，看书干活都上劲。自此，严运涛觉得前面有希望了，好像有一种什么力量鼓励他往前走。他更爱给青年们讲故事，先讲一段故事，再讲“打倒帝国主义”、“打倒军阀统治”、“打倒贪官污吏和土豪劣